夏虫物语

□杨丽丽

暮色是被一声虫鸣撞开的。

先是一只，试探着，在老槐树的叶影里清了清嗓子。像谁不小心碰倒了檐角的铜铃，余音在渐浓的暮色里荡开，一圈，又一圈。紧接着，四面八方都应和起来，蝉在树梢扯着嗓子唱，蟋蟀在墙根儿拉琴，连不知名的小虫也加入了合唱，嗡嗡的，像谁在耳边絮絮叨叨说家常。

我总觉得，夏虫是最懂光阴的。它们熬过了春的含蓄，秋的萧瑟，冬的沉寂，偏要在这最热烈的季节里，把日子过成一首绝句。

蝉是夏的主角。古诗说“蝉噪林逾静”，可我总觉得，那不是噪，是生命最用力的呐喊。它们在土里蛰伏三五年，甚至十七年，只为在枝头唱一个夏天。清晨的露还挂在叶尖时，它们就开始唱了，从“知了知了”的青涩，到正午烈日下的酣唱，再到暮色里的低吟，一天都不歇脚。有人嫌它们吵，我却听出了欢喜——那是对阳光的感恩，对自由的珍视，像极了乡下的老母亲，一到夏天就搬个竹凳坐在门口，一边择菜一边唠叨，絮絮叨叨里全是过日子的热乎劲儿。我曾在老榆树上逮过一只刚脱壳的蝉，嫩黄的翅翼还卷着，像被晨露浸软的宣纸。把它放在掌心，能感觉到腹部微微颤动，那是尚未学会歌唱的心跳。后来读“垂緌饮清露，流响出疏桐”，总想起那只蝉——它饮的哪里是清露，分明是把整个夏天的阳光都咽进了肚子，才憋出那么透亮的声儿。

墙角的蟋蟀，是夏夜里的隐士。它们不似蝉那般张扬，歌声细细碎碎的，像缝补衣裳时穿针引线的声音。小时候在乡下，奶奶总说：“蟋蟀叫，懒婆娘惊觉了。”意思是天凉了，该准备过冬的衣裳了。可我更爱听它们在夏夜的歌唱，伴着流萤的微光，像谁在暗处弹着三弦，调子清越又缠绵。有一次，我在花盆底下捉了一只蟋蟀，装在玻璃罐里，想让它陪我读书。可它愣是绝食，蔫蔫的，连歌声都喑哑了。奶奶说：“虫儿也有性子，它要的是天地，不是囚笼。”我赶紧把它放了，看着它蹦跳着钻进草丛，不一会儿，那清脆的歌声又响起来，仿佛在谢我。

还有萤火虫，算不得严格的虫鸣者，却用另一种方式演绎着夏的诗意。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”，杜牧的诗里，流萤是秋的景致，可在乡下，它们分明是夏的精灵。傍晚时分，它们提着灯笼从草丛里钻出来，一盏，两盏，渐渐汇成星河。孩子们追着它们跑，笑声惊飞了枝头的麻雀，却惊不散那片流动的光。我曾蹲在田埂上看它们，看它们忽明忽暗，像谁撒了一把碎星子在人间。它们的光很弱，却足够照亮彼此的路，多像那些平凡的人，在尘世里默默发光，温暖着身边的方寸天地。

后来读到庄子的“夏虫不可语冰”，心里总有点不服气。这些夏虫哪里是不懂冰，它们只是把一辈子的光阴都过成了夏天。蝉活不过百日，却把鸣声刻进了年轮；萤火寿命不过半月，却把光留在了人的记忆里。它们不盼冬天，也不怨短促，就那么认真地活在当下的热辣与明亮里，像极了村口那些日出而作、日入而息的庄稼人，把日子过成了蝉鸣般透亮的歌。

（作者系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学爱好者）

有云飘过的夏天

□陈裕

“变成千状眼前横，更作奇峰势不平。”站在大街上，我的头顶飘过一朵朵白云，遮住炽热的阳光，撒下一片阴凉。

这样的夏天，我经历过无数次，无数次看到有云飘过。特别是在乡村生活的那些年，夏天里云朵千万，形态各种。

我的村庄坐落在平原之上，村庄周围是广阔的稻田。夏天，稻田里绿油油，稻子可劲儿地猛长。一阵风刮过来，稻子轻轻摇晃，随风来凑热闹的还有云朵，洁白的云朵。它们像棉絮，像蒸好的馒头，千奇百怪。云朵是个不定性的家伙，它不能长时间保持一个状态。往往，前一秒还是一团一团的聚集，下一秒，各自分散，跑的遛快。

我常常在夏天看天上的云，这样的夏天带着好奇的目光。每一朵云好像都有一个故事，故事里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。它们有时在东边遥远的地方露个头，一丛丛的，不敢靠近。有时，又在西边涌上来，挤挤插插，不肯迈步。

那年夏天，我去田里割草。天上的云不多也不少。夏天是炎热的，幸好这些云替我挡住了炎热的光线。我正割的起劲，云忽然散开了，一颗大太阳就在头上晃啊晃，晃的人浑身热辣辣的，难受。

我连忙躲在一棵大树的阴凉处。我把割好的草捆起来，准备休息一下就回家。这时，一股风悄悄地逼近，我庆幸太阳出来后，还能有一股凉风送爽。我丝毫没有注意到北面的天边正酝酿着一场风暴。

当我准备回家时，北面的天上已然吹响了乌云的集结号。一片漆黑的云汹涌着跑过来，压城之势，令人胆寒。我距离我的村子还有一段路，我得加快脚步，赶在乌云到达之前钻进屋里。

可是，我终究是跑不过乌云的腿脚，它片刻之间就到了跟前。狂风、大雨搅乱了平静的原野，大地上的植物不得不俯身点头而臣服。密集的雨封锁着这片区域，天上除了乌云还是乌云，黑得不能再黑，天地之间被黑色锁住。

我在大风大雨里背着割下来的草艰难而行。如果不是我体重较大，肯定会被这狂舞的风给吹跑，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夏天，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夏天。

突然，我听到咔嚓一声，我一回头，小树在风中已然折为两段。我心慌的不行。不过，乌云并没有在我的头顶聚集太久，它们好像还有别的事要处理就匆匆走掉了。乌云走过去了绝大部分，还有一小戳犹犹豫豫地欲走还留。乌云带走了大风大雨，只剩下轻的不能再轻的风和细的不能再细的雨，我业已全身湿透。

待我走到家门口时，风平雨停。天空重现那个湛蓝的底色，连一片云的影子都找不到了。母亲正焦急地依门而望，生怕这风雨对我造成伤害。见我平安归来，母亲的神情也舒缓下来。

我望望天空，望望稻田，它们还是一个夏天正常的模样，只是雨后，植物们绿的更深邃了，河沟里的水也更清澈了。

夏日的天空说变就变，就像娃娃的脸，阴晴只在一瞬间。很多时候，云朵保持着优雅的姿态，少部分的黑云像一个人的坏情绪，发泄完了，就晴空万里。

无论洁白无瑕的云朵，还是黑漆漆的云朵，这样的夏天都值得留恋。常常回忆乡村的夏天，有云飘过的夏天，时光就这样远去，多少个这样的夏天来来回回，岁月就这样老了。

（作者系辽宁省营口市文学爱好者）

沁园春 八一建军节

□刘圣明

军旗飘飘，红星熠熠，党魂惇惇。忆南昌枪响，风雷激荡；秋收义举，烽火纷纭。万里长征，八年抗战，沥胆披肝建懋勋。看今日，我雄师劲旅，威震乾坤。

三军壮志凌云。护疆土、镇妖魔恶神。赞维和海外，担当道义；救灾抢险，情暖黎民。铁甲生辉，银鹰破雾，战舰扬波四海巡。同欢庆，愿江山永固，伟业常新。

（作者系山东省枣庄市文学爱好者）

《亭亭玉立》 汤奇 摄

公益广告

绿色新能源
领航环保新未来

拥抱绿色生活 共享美好未来